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樞纂

方外三

尊師跡參洞府心契沖冥故能詞省旨奧義博文精足
以宏闡格言發明幽致朕恭承祖業式播元風覽此真
筌深符夢想豈惟披玩無斁將以啟迪虛懷其所進之
文用列於篇籍也

元宗答吳筠
進元綱論批

臣自幼年與道合虛情性守一頗厯歲月至於留心藥
物向此二紀意謂無出周易參同契但能尋究此書卽

自見其道臣數年屬意於此精覺開悟尚猶未免矇朧
至於金石紀綱亦畧見其端緒臣忽因閒暇吟詠之餘
著日月元樞論一卷本欲藏諸名山傳之同好今幸遇
有道聖明之君志慕元風若沈默不言實恐天下無好
之志今陛下若需還丹切恐難遂其志臣所著書謹憑
當道監軍使隨表進上伏望聖慈計天下精通藥理之
士考究若以斯論可採臣當無隱於陛下若以爲不可
臣自昧於風塵之外亦不媿於不取臣不揆庸瑣輒獻
芻蕘伏增戰越之至

劉知古進日
月元樞論表

筠所居之東嶺其側有泉洪纖如指冬夏若一山少凡
石至多雲母其水色白味甘且滑此則雲母滋液所至
因名雲液之泉乃結宇其旁引於軒廡之下既飲既漱
永玩無數今茲夏季不雨至於十月江河耗井澗涸此
泉泠泠不減平昔懿其若是爰以作賦

廬山雲液
泉賦序

宗

元集

前志稱穆王南征君子變爲猿鶴小人變爲蟲沙夫神
用無方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覩斯元猿嘉其兩昏
則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遙於萬木之間春咀

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異
乎狙獠之倫且多難以來庶品凋敗麋鹿殫於網罟遺
亡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迹曁絕不
才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之聊
以作賦云爾

元猿賦序

宗元集

道士臣筠言臣聞道資虛契理藉言彰臣曩棲巖穴之
時輒撰修行之事伏以重元深而難躋其奧三洞祕而
罕窺其門使向風之流浩蕩而無據遂總括樞要謂之
元綱冀循流派而可歸其源闡幽微而不泄其旨至於

高虛獨化之兆至士登仙之由或前哲未論真經所畧
用率鄙思列於篇章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證道孝
德皇帝陛下爲至道之主宏自然之訓品物咸熙於陶
鈞之際黎元輯甯於仁壽之域豈纖塵有裨於崇嶽爚
火能助於太陽然芻蕘雖微明聖不棄敢陳菲薄希矚
天光所述舊文謹隨表奉進輕瀆宸展伏增戰越

進元
綱論

表 宗元集

時光啟二年冬首中旬有七橫峯先生永楊子杜希遁
字忘機多事之秋避禍汶郊每抵鄆中祇接大隱南陽

公公頗奉道耽元悟真棲心閒雅若夫發跡揚名俟之
知己夫爲交者有名焉有利焉余與公交非名與利每
一接未嘗不語道永日除元之又元外餘無所云故書
先師藥訣相贈切希千萬保惜勿傳下士大凡方外之
事豈使常人知之常人知之則自遭譴謫仙師曰欽承
者紀名於元錄泄慢者責身爲下鬼又曰殃慶逮於九
祖昇沉止於一形今以青山白雲爲誓勿負斯言千萬
千萬

大還丹金虎
白虎論跋

鴻墀

謹案希遁自號永陽子其論序已著錄

超化寺壁誌唐黃門內侍謁者件達靈題云予自知命之年從鸞輿西幸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青城上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曉屬駐蹕行在掌命頗煩及德宗至德丁酉歲銜命禪於嵩邱復遇丈人始全決神水黃芽之道泊畢請告回觀宸扆乞骸歸田會南曹郎張公去非左史程公太虛皆以其故廬共製神室皇天眷祐丹鼎融光服餌浹旬肌容發爽凌虛不懾意愈通神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迄今上乾符甲午厯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更十二朝遂得還童復髭矣

六硯齋
二筆

明皇開元中勅諸道並令置開元觀又置混元讚帝親
書勒之於石帝又注道德經及製序引詔天下士庶並
令家藏一本兩街道眾乃以幢旛伎樂自禁中迎歸於
太清宮香花之盛近古未有又勅置道舉一如禮部之
制帝親自策之達者甚眾

歷代崇道記

廣成集

蜀山劉尊師上清品人也兄學儒弟奉佛迺畫三聖同
在此堂煥乎有意哉達觀之一致也張說聞其風而樂
之作天尊贊

張說益州太清觀
精思院天尊贊序

張燕公集

文集二十卷其元綱三篇神仙可學論尤爲達識之士

所稱凡爲文詞理疏通文采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

吳尊
師傳

權文公集

廣明二年三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奏據晉州印龍角
山慶唐觀老君殿側栢樹上瑞葛枯死重生百官稱賀
詔兵部侍郎韋處厚爲碑起居郎柳公權書立於寶井
之側乃編付史官其年十二月十八日柳公權書碑之
際忽有勁風颯然而起旋颺不已乃見混元著紫衣金
冠金履立於白蓮花之上右手執五明扇左手垂下空
中光明如金色公權與鐫碑人瞻覩良久因以物畫地

記形像及畫畢混元忽以扇指空中流光四散乃騰空而去眾皆側身仰視漸遠漸小沒於雲中遂以事上聞詔編事迹入碑之中

歷代崇道記

廣成集

由是奉勅修元元皇帝聖紀一部凡十卷總百十篇篇別有贊時半千爲尊師作也紀贊異秩繕寫進之高宗大悅終日觀省不離於玉案乃著祛惑論四卷消魔論

三十卷先師論一卷

員半千尹尊師碑

右開元聖像碑陳之溫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真仙於

雲表其夢寐恍忽云有見焉者雖是非真偽難明於杳
藹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志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
著元宗事至於神仙道家頗不詳悉而此碑所載夢真
容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止
於如此俾覽者得以迹其盛衰治亂云

唐開元
聖像碑

集古

錄

薛天師季昌本綿州綿竹縣尉在京捨官入道志操不
羣將歸南嶽上聞元宗元宗嘉之亦厚頒金帛上命筆
賦詩送贈有序曰鍊師初解簪裾栖心衡嶽及登道錄

三
月
之
集
卷
一
一
慨然來茲願歸舊居以守虛白不違雅志且重精修倘
遇靈藥尙望時來城闕也乃賦詩一首寵行云爾後封
天師天師又師司馬天師元宗禮重呼爲道兄凡是觀
中什物多是恩賜臨行又贈金器一百事銀器二百事
綿帛至多皆有御札

南嶽
小錄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
其爲人尊嚴剛重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

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

唐顏真卿
麻姑壇記

集古錄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元辨以六丁驅役之術

授之大厯中西川節度使崔甯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崔公深異之

太平廣記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

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

以贈而屬愈爲序

送張道士序

昌黎文集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爲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

而謂之讒其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
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
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
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
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
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雖俚然自昔
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避暑錄話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
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七

八

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耳及得會昌投龍
文見其自稱承道繼元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
則又益以前言爲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
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
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
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爲與庸夫何異

唐會昌
投龍文

集古

錄

李德裕云嘗於便殿對武宗言及方士上曰宮中無事
以此遣悶耳予初疑非武宗之言讀會昌投龍文見武

宗自稱承道繼元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而德裕茅山三像記則自號上清元都大闕三景弟子蓋其君臣相倣所爲如此於是知解悶之語實一時飾說耳

德裕誠恐天下後世議已故以此歸咎於其君者

捫蝨新語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七

九

於老聃聃戒孔子去其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猶龍之語著於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非者豈止德

裕之罪哉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集古錄

司馬子微作坐忘論七篇一曰敬信二曰斷緣三曰收心四曰簡事五曰貞觀六曰泰定七曰得道及爲樞一篇以總其要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惠爲宗觀七篇之序自見而樞之所載尤簡徑明白

玉滿雜書

費元真者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大中末有道士

自稱吳子止觀中淹留歲餘養氣絕粒時亦飲酒其爲志也泛然自適無所營爲忽謂元真曰吾欲爲師寫真可乎元真笑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如其言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下筆惟肖頃刻而畢復自爲贊兼詩二章留遺元真爲贊及詩未嘗抒思

吳子來寫真贊序

雲笈七

籤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敘冠焉而陳倩所敘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也今合爲一集以雜筆三篇附於後肩吾隱豫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

人至今傳以爲仙觀其三住銘論氣神形之指甚微真

得道者之言

歐施真人集後

東觀餘論

張素卿簡州人也少孤貧作道士好畫道像僖宗時遣使封丈人山爲希夷公素卿上表言丈人山在五嶽之

上五嶽封王則此不當稱公詔可其請因賜紫

御撰宣和畫譜

光庭初意喜讀經史工詞章翰墨之學懿宗設萬言科選士光庭試其藝不中乃弃儒衣冠入道游意澹漠著道家書頗研極至理至條列科教自漢張道陵暨陸脩靖撰集已來始末備盡於今霸流咸宗之僖宗臨御光

庭始稱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爲之斂衽皆曰學
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嘗撰混元
圖紀聖賦廣聖義厯帝紀暨歌詩雜文百餘卷喜自錄
所爲詩文而字皆楷書人爭得之

宣和
書譜

衡岳有廣成先生碑先生方士也大中五年蕭鄴撰言
武宗朝擅權者欲以神仙絆睿思亟言天下術士可致
長生藥可求乃命召先生除銀青光祿大夫崇元館大
學士加紫綬號曰廣成先生創崇元館鑄印置吏唐之
時待方士如此其厚所謂擅權者非德裕而何大抵欲

專人之權者必有術焉苟其心一以神仙長年爲事其
視天下之大真若敝屣至於廟堂又奚足較哉然以是
幻其君而已專其權則德裕亦可僂

常談

道士張素卿神仙人也後因蜀主誕日忽有人持素卿
畫八仙真形以獻蜀主蜀主觀之且歎曰非神仙之能
無以寫神仙之質遂厚賜以遣一日命翰林學士歐陽
炯次第讚之復遣水部員外郎黃居寶八分題之每觀
其畫歎其筆蹟之縱逸覽其讚賞其文詞之高古玩其
書愛其點畫之雄壯顧謂八仙不讓三絕

圖畫見
聞志

楊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雅尙元宗道釋二教嘗著王

開先生傳以見意

冊府元龜

八月癸巳千秋節命諸學士及僧道講論三教同異中書令張九齡上言曰臣聞好尙之論事蹟於偏方至極之宗理歸於一貫非夫上聖孰採要旨伏惟陛下道契無爲思談元妙考六經之同異筌三教之幽蹟將以降照羣疑敷化率土屏浮詞於玉殿緝精義於金門一變儒風再揚道要凡百士庶罔不知歸臣等幸侍軒墀親承至訓并躍之極實倍常情望宣付史館帝手詔報曰

畧舉三教求之精義會三歸一初分漸頓理皆共實使
自求之卿等論議廟堂化源何遠事關風教任付史官

冊府元龜

公歐

公跋唐華陽頌攻破佛老之說尤爲有理其詞曰右

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
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
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
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
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

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驚則其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者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工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必由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

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旣弱於此又
慕於彼不勝其勞真可笑也

隱居
通議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七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樞纂

總目一

唐太宗集三卷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六十五首後二卷爲碑銘書詔之屬而訛謬頗多世所傳太宗之文見於石刻者如帝京篇秋日效庾信體詩三藏聖教序皆不在又晉書紀傳論稱制曰者四皆太宗御製也今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

焉宣紀論復重出其他亦多有非太宗文者雜廁其中

非善本也

直齋書錄解題

王績東臯子五卷集有呂才序稱其幼岐嶷年十五謁

楊素占對英辯一坐盡傾以爲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

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

郡齋讀書志

東臯子五卷唐大樂丞太原王績無功撰績文中子王

通仲淹之弟也仕隋爲正字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晚以

大樂吏焦革善釀求爲其丞不問流品亦阮嗣宗步兵

之意也革死乃歸於所居立杜康祠爲文祭之以焦革

配自號東皋子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

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爲後序

直齋書錄解題

東皋子集三卷唐王績撰績字無功太原祁人隋大業中授祕書省正字出爲六合丞歸隱北山東皋自號東皋子唐初以前官待詔門下復求爲太樂丞後乃解官歸里是身事兩朝皆以仕途不達乃退而放浪於山林新唐書列之隱逸傳所未喻也然績爲王通之弟而志趣高雅不隨通聚徒講學獻策干進其人品亦不可及矣史稱其簡放嗜酒嘗作醉鄉記五斗先生傳無心子

傳其醉鄉記爲蘇軾所稱然他文亦疏野有致唐書藝文志載續集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而今本實止三卷又晁公武讀書志引呂才序稱續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辯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嘆爲今之庾信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今本呂才序尙存而晁公武所引之文則無之又序稱鳩訪未畢緝爲三卷與書錄解題不合其登龍門一賦亦不載集中或宋末本集已佚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採續詩文彙爲此編而僞託才序以

冠之未可知也此本爲明崇禎中刊本卷首尙有陸渚
序一首晁陳二家目中皆未言及其真僞亦在兩可間
矣

欽定四

庫全書提要

王子安集十六卷唐王勃撰唐書文苑傳稱其文集三
十卷而楊炯集序則謂分爲二十卷具諸篇目洪邁容
齋隨筆亦稱今存者二十卷蓋猶舊本明以來其集已
佚原目遂不可考世所傳初唐十二家集僅載勃詩賦
二卷闕畧殊甚故皇甫汈作楊炯集序稱王詩賦之餘
未睹他製此本乃明崇禎中閩人張燮搜輯文苑英華

諸書編爲一十六卷雖非唐宋之舊而以視別本則較爲完善矣勃文爲四傑之冠儒者頗病其浮豔案段成式西陽雜俎曰張燕公嘗讀勃夫子學堂碑頌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案一公謂僧一行也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

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洪邁容齋隨筆亦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

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
江河萬古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
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
文詞註謂王勃作遊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
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
不淺矣夫一行段成式博洽冠絕古今杜甫韓愈詩文
亦冠絕古今而其推勃如是枵腹白戰之徒掇拾語錄
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動其喙殆所謂蚍蜉撼樹者歟今
錄勃集併錄成式及邁之所記庶耳食者無輕詆焉

欽定四庫

全書提要

楊炯盈川集二十卷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信然媿盧前謙也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

郡齋讀

書志

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唐楊炯撰唐書文苑傳稱其文集本三十卷晁公武讀書志僅著錄二十卷云今多亡逸是宋代已非完本然其本今亦不傳此乃明萬厯中

龍游童佩從諸書哀集詮次成編併以本傳及贈答之
文評論之語別爲附錄一卷皇甫汈爲之序凡賦八首
詩三十四首雜文三十九首文苑英華載其彭城公夫
人爾朱氏墓誌銘一首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一首列庾信文後明人因誤編入信集中此本收爾朱
氏誌一篇而李氏誌仍不載則蒐羅尙有所遺也舊唐
書本傳最稱其孟蘭盆賦然炯之麗製不止此篇劉昫
殆以爲奏御之作故特加紀錄歟傳又載其駁太常博
士蘇知幾冤服議一篇引援經義排斥游談炯文之最

有根柢者知其詞章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
華而新唐書本傳刪之不載蓋猶本紀不載詔令之意
是宋祁之偏見非定評也又新舊唐書並稱爛爲政嚴
酷則非循吏可概見童佩序稱盈川廢縣在潞水北其
地隸龍邱去郡四十餘里今址巋然獨存爛令盈川無
何卒縣尋罷民戶祝其地至今春秋不輟是則因其文
藝而更粉飾其治績亦非公論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盧照鄰幽憂子集十卷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尙吏已獨
儒武后尙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已已廢著五

悲文今在集中

郡齋讀書志

盧昇之集七卷唐盧照鄰撰唐書文苑傳稱照鄰初爲鄧王府典籤調新都尉以病去官後手足攣廢竟自沈潁水而死考集中相里夫人檀龕序稱乾封紀歲當爲乾封元年丙寅對蜀父老問稱龍集荒落當爲總章二年己巳皆在益州時所作病梨樹賦序稱癸酉之歲臥病長安則其罷官當在咸亨四年以前計其羈栖一尉僅五六年又窮魚賦序稱曾以橫事被拘將致之深議則中間又遭非罪其病廢以後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

借書至每人求乞錢二千其貧亦可想見蓋文士之極
坎坷者故平生之作大抵歡寡愁殷有騷人之遺響亦
遭遇使之然也史又稱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楊炯嘗
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則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
不竭優於盧而不減於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今
觀照鄰之文似不及王楊駱三家之宏放疑說之論爲
然然所傳篇什獨少未可以一斑概全豹杜甫均以江
河萬古許之似難執殘編斷簡以強定低昂況張鷟朝
野僉載亦記是語而作照鄰謂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文

人品目多一時興到之言尤未可據爲定論也其集晁氏陳氏書目俱作十卷此本僅七卷則其散佚者已多又窮魚賦序稱嘗思報德故冠之篇首則照鄰自編之集當以是賦爲第一而此本列秋霖馴鷯二賦後其與在朝諸賢書亦非完本知由後人掇拾而成非其舊帙

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駱賓王集十卷唐臨海丞義烏駱賓王撰賓王後爲徐敬業傳檄天下罪狀武后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者也其首卷有魯國郝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

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勅搜訪雲卿撰焉
又有蜀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本加
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因致遁逃文集散失中宗朝詔
令搜訪案本傳言賓王旣敗亡命不知所之與蜀本序

合

直齋書
錄解題

駱丞集四卷唐駱賓王撰唐書文苑傳稱中宗時詔求
其文得百餘篇命緇雲卿編次之書錄解題引雲卿舊
序稱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蓋據李孝逸奏捷之語孟榮
本事詩則云賓王落髮徧遊名山宋之間遊靈隱寺作

詩嘗爲續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今觀集中與
之間蹤蹟甚密在江南則有投贈之作在兗州則有餞
別之章宜非不相識者何至覲面失之封演爲天寶中
人去賓王時甚近所作聞見記中載之間此詩證月中
桂子之事並不云出賓王知當時尙無是說又朱國禎
湧幢小品載正德九年有曹某者鑿靛池於海門城東
黃泥口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云云亦足證亡命
爲僧之說不確蓋武后改唐爲周人心共憤敬業賓王
之敗世頗憐之故造是語孟棨不考而誤載也其集新

舊唐書皆作十卷宋藝文志載有百道判三卷今並散佚此本四卷蓋後人所裒輯其註則明給事中顏文選所作援引疎舛殆無可取以文選之外別無註本而其
中亦尙有一二可採者故並錄之以備參考焉

欽定四

庫全書
提要

蘇頌許公集二十卷頌幼敏悟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李德裕謂近世詔誥惟頌敘事外爲文章

韓休爲序集本四十六卷今亡其半矣

郡齋讀書志

陳子昂集十卷子昂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爲學精

究墳籍耽愛黃老易象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至是始變雅正故雖無風節而唐之名人無不推之柳儀曹曰張說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九齡以比興之暇窮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忤者子昂而已

郡齋讀書志

陳拾遺集十卷唐右拾遺射洪陳子昂伯玉撰黃門侍郎廬藏用爲之序又有別傳系之卷末子昂仕武后旣不遇以交喪家居縣令段簡貪暴取貨弗厭致之獄以死年才四十二子昂爲明堂議神鳳頌納忠貢諛於孽

后朝大節不足言矣然其詩文在唐初實首起八代之
衰者韓退之薦士詩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虛
語也盧序亦簡古清壯非唐初文人所及

直齋書
錄解題

陳拾遺集十卷唐陳子昂撰子昂事蹟具唐書本傳及
盧藏用所爲別傳唐初文章不脫陳隋舊習子昂始奮
發自爲追古作者韓愈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柳宗元亦謂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
而已馬端臨文獻通考乃謂子昂惟詩語高妙其他文
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韓柳之論不專稱其詩皆所未

喻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排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疎樸近古韓柳之論未爲非也子昂嘗上書武后請興明堂太學宋祁新唐書傳贊以爲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其文今載集中王士正香祖筆記又舉其大周受命頌四章進表一篇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一篇以爲視劇秦美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復知世有節義廉恥事今亦載集中然則是集之傳特以詞采見珍譬諸蕩姬佚女以色藝冠一世而不可以禮法繩之者也此本傳寫多譌脫第七卷闕兩葉據目錄尋之

禡牙文崇海文在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五卷弔塞上翁
文在九百九十九卷祭孫府君文在九百七十九卷又
送崔融等序之後據目錄尙有餞陳少府序一篇此本
亦佚英華七百十九卷有此文今並葺補俾成完本英
華八百二十二卷收子昂大崇福觀記一篇稱武士護
爲太祖孝明皇帝此集不載其目殆偶佚脫今併補入
俾操觚揮翰之士知立身一敗遺詒萬年有求其不傳
而不能者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宋之間考功集十卷徐堅嘗論之間之文如良金美玉

無施不可其爲當時所重如此

郡齋讀
書志

杜審言集一卷襄陽人預之後裔嘗對武后賦歡喜詩
后歎重其文學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集有詩
四十餘篇而已

郡齋讀
書志

張說集三十卷說爲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
出其手嘗典集賢圖書之任間爲天平軍大使及致仕
一歲皆卽軍中於家論譔國史

郡齋讀
書志

張燕公集三十卷唐宰相范陽張說說之撰一字道濟
與蘇頌號燕許大手筆家未有蘇許公集二人名相而

以文擅天下盛矣哉

直齋書錄解題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說事蹟具唐書本傳其文章典麗宏贍當時與蘇頲並稱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號曰燕許唐書藝文志載其集三十卷今所傳本止二十五卷然自宋以後諸家著錄並同則其五卷之佚久矣集中元處士碣銘稱序爲處士子將作少監行沖撰而唐書行沖傳乃不載其爲此官爲留守奏慶山醴泉表稱萬年縣令鄭國忠狀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而唐書武后傳載此事乃作新豐縣

皆與史傳頗有異同然說在當時必無譌誤知唐書之
疎舛多矣此書所以貴舊本也集首永樂七年伍德記
一篇稱兵燹之後散佚僅存錄而藏之至嘉靖間其子
孫始爲梓行而譌舛特甚又參考本傳及文粹文苑英
華諸書其文不載於集者尙多今旁加搜輯於集外得
頌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狀六首策三首批答
一首序十一首啟一首書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誌
九首行狀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類補入而原集目次
錯互者亦詮次更定仍釐爲二十五卷庶幾復成完本

焉

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

李嶠集一卷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中與崔融蘇味

道齊名晚諸人沒爲文章宿老學者取法

郡齋讀
書志

張九齡曲江集二十卷九齡風度蘊藉幼善屬文元宗

朝知制誥雅爲帝知爲相諤諤有大節及貶荊州惟文

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堅論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

實濟時用而窘邊幅柳宗元以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

究其極耳

郡齋讀
書志

曲江集二十卷唐宰相曲江張九齡子壽撰曲江本有

元祐中郡人鄧開序自言得其文於公十世孫蒼梧守
唐輔而刊之於末附以中書舍人樊子彥所撰行狀會
稽公徐浩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鄭宗珍議諡文獻
狀蜀本無之

直齋書
錄解題

曲江集二十卷唐張九齡撰九齡事蹟具唐書本傳徐
浩作九齡墓碑稱其學究精義文參微旨而不及其文
集卷數唐宋二史藝文志俱載有九齡文集二十卷其
後流播稍稀惟明文淵閣書目有曲江文集一部四冊
又一部五冊而外間多未之睹成化間邱濬始從內閣

錄出韶州知府蘇韓爲刊行之其卷目與唐志相合蓋
猶宋以來之舊本也九齡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稱開元
賢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新唐書文藝傳
載徐堅之言謂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
今觀其感遇諸作神味超軼可與陳子昂方駕文筆宏
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見大雅之遺堅局於當
時風氣以富豔求之不足以爲定論至所撰制草明白
切當多得王言之體本傳稱爲祕書少監時會賜渤海
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命九齡爲之被詔輒成因遷土

部侍郎知制誥今檢集中有渤海王大武藝書當卽其
時所作而其他詔命亦多可與史傳相參考如集中有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書而核之
唐書外國傳所載奚事自開元以後僅有李大酺魯蘇
李詩延寵婆固諸酋長名而不及歸國知記載有所脫
漏是尤可以補史之闕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李北海集六卷附錄一卷唐李邕撰邕事蹟具唐書本
傳邕文集本七十卷宋志已不著錄此本爲明無錫曹
荃所刊前有荃序稱紹和徵君刻唐人集初得北海集

而余論之不言爲何人所編大抵皆採摭文苑英華諸書裏而成帙非原本矣史稱邕長於碑頌前後所製凡數百首今惟賦五首詩四首表十四首疏狀各一首碑文八首銘記各一首神道碑五首墓誌銘一首蓋已十不存一舊唐書稱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諡議爲當時文士所重李白東海有勇婦一篇稱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杜甫八哀詩稱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趙明誠金石錄亦稱唐六公詠文詞高古今皆不見此集中殊可惜也劉克莊後村詩話譏其爲葉

法善祖作碑貽千載之笑然唐時名儒碩士爲緇黃秉筆不以爲嫌不似兩宋諸儒視二教如敵國此當尙論其世固不容執後而議前且克莊與真德秀游德秀西山集中琳宮梵剎之文不可枚舉克莊曾無一詞而獨刻責於邕是尤門戶之見不足服邕之心矣卷末附錄載新舊唐書邕本傳及贈送諸作而別載文苑英華所錄邕賀赦表六篇題曰糾繆謂考其事在代宗德宗憲宗時邕不及見其論次頗爲精審然考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曰賀赦表六首類表以爲李吉甫作而文苑以

爲李邕案邕天寶初卒而六表乃在代宗德宗憲宗時
況文苑於三百五十九卷重出一表題曰李吉甫又第
二表末云謹遣衙前虞候王國清奉表陳賀以聞正與
吉甫柳州謝上表末語同則非邕作也云云是宋人已
經考證是集者用其說而諱所自來亦可謂攘人之善

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王右丞集十卷唐尚書右丞河中王維摩詰撰建昌本
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於他
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別

聖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書畧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雉朝雊倘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他無聞於世蓋亦高人也

直齋書錄解題

王右丞集箋註二十八卷附錄二卷唐王維撰爲近人趙殿成註殿成字松谷仁和人王維集舊有顧起經分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八

六

類註本但註詩而不及文詩註亦間有舛漏殿成是本
初定橐於雍正戊申成書於乾隆丙辰鉤稽考訂定爲
古體詩六卷近體詩八卷皆以元劉辰翁評本所載爲
斷其別本所增及他書互見者則爲外編一卷其雜文
則釐爲十三卷併爲箋註又以王縉進表代宗批答唐
書本傳世系遺事及同時唱和後人題詠爲一卷并之
於首以詩評畫錄年譜爲一卷綴之於末其年譜亦本
傳世系之類後人題詠亦詩評畫錄之類而一置於後
一置於前編次殊爲未協又集外之詩旣爲外編其論

畫諸篇亦集外之文疑以傳疑者而混於文集不復分別體例亦未畫一然排比有緒終較他本爲精審 欽

定四庫全

書提要

張鷟龍筋鳳髓判十卷右唐張鷟字文成辭章藻麗嘗八中制科此乃其書判也凡一百首自號浮休子

郡齋讀書

志

龍筋鳳髓判十卷唐司門員外郎陸澤張鷟文成撰鷟調露中進士事跡見張薦傳薦之祖也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

屬辭蓋待選預備之具也驚自號浮休子

直齋書錄解題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八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捥纂

總目二

顏真卿文一卷世謂真卿忤楊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
盧杞拒安祿山李希烈廢斥者七八以至於死而不自
悔天下一人而已而學問文章往往雜神仙浮屠之說
不皆合於理而所爲乃爾者蓋天性然也

郡齋讀書志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唐顏
真卿撰真卿事蹟具唐書本傳其集見於藝文志者有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九

一

吳興集十卷又廬州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氏者採綴遺佚編爲十五卷劉敞爲之序但稱沈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復嘉祐雜志極稱其採錄之博至南宋時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間留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真卿文別爲補遺併撰次年譜附之自爲後序後人復卽元剛之本分爲十五卷以符沈宋二本之原數沿及明代留本亦不甚傳今世所行乃萬厯中真卿裔孫允祚所刊脫漏舛錯盡

失其舊獨此本爲錫山安國所刻雖已分十五卷然猶元剛原本也真卿大節炳著史冊而文章典博莊重亦稱其爲人集中廟享議等篇說禮尤爲精審特收拾於散佚之餘卽元剛所編亦不免闕畧今考其遺文之見於石刻者往往爲元剛所未收謹詳加搜輯得殷府君夫人顏氏碑銘一首尉遲迴廟碑銘一首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一首贈祕書少監顏君廟碑碑側記碑額陰記各一首竹山連句詩一首奉使蔡州詩一首皆有碑帖現存又政和公主碑殘文顏元孫墓誌殘文二篇見

江氏筆錄陶公栗里詩見困學紀聞今俱採出增入補遺卷內至留元剛所錄禘祫議其文旣與廟享議複見而篇末時議者舉然云云乃新唐書陳京傳敘事之辭亦非真卿本文又干祿字書序乃顏元孫作真卿特書之刻石元剛遂以爲真卿文亦爲舛誤今並從刊削焉後附年譜一卷舊亦題元剛作而譜中所列詩文諸目多集中所無疑亦元剛因舊本增輯也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蕭穎士集十卷閬士和盛推穎士文章以爲聞蕭氏之

風者童子羞稱曹陸

郡齋讀書志

蕭茂挺文集一卷唐蕭穎士撰穎士字茂挺穎川人梁
郢陽王之裔世系具載其贈韋司業書中開元二十三
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天寶初官祕書正字以搜括遺書
淹久不報効免尋召爲集賢校理忤李林甫調廣陵參
軍韋述薦爲史館待制又忤林甫免林甫死調河南府
參軍安祿山反穎士走山南源洧辟掌書記後爲揚州
功曹參軍復棄官去遂客死於汝南事蹟具新唐書文
藝傳穎士嘗作伐櫻桃賦以刺林甫唐書本傳譏其褊

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其每俯臨於蕭牆姦回得而窺伺之句爲知幾先見唐書貶之爲非今考穎士當祿山寵盛之時嘗與柳并策其必反旣而言驗乃詣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獻策守禦納言不能用祿山別將攻南陽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遁穎士力持之乃堅意拒賊永王璘嘗召之不赴而與宰相崔圓書請先防江淮之亂旣而劉展又果叛其才畧志節皆過於人不但如晁氏之所云文章根柢固不僅在學問之博奧也穎士文章與李華齊名而穎士尤爲當代所重李邕負一代宿望而

進芝草表假手穎士則其推挹可知唐志載穎士游梁
新集三卷文集十卷宋志僅載文集十卷而游梁新集
已佚此本前有曹溶名字二印蓋其所藏僅賦九篇表
五篇牒一篇序五篇書五篇史稱其與崔圓書今集中
不載書錄解題所云柳并序今亦佚之又後人鈔撮文
苑英華唐文粹諸書而成非復十卷之舊矣然殘膏賸
馥猶足沾溉正不必以不完爲歉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李太白集三十卷唐李白撰舊唐書白傳稱山東人新
唐書則作隴西成紀人考杜甫作崔端薛復筵醉歌有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九

四

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句楊慎丹鉛錄據
魏顥李翰林集序有世號爲李東山之文謂杜集傳寫
誤倒其字似乎有理然元稹作杜甫墓誌亦稱與山東
人李白其文鑿然如倒之作東山人則語不成文又不
得以魏序爲解檢白集寄東魯二子詩有我家寄東魯
句顥序亦稱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蓋居山東頗
久故人亦以是稱之實則非其本籍劉昫等誤也至於
隴西成紀乃唐時李氏以郡望通稱故劉知幾史通因
習篇自註曰近代史爲王氏傳云瑯邪臨沂人爲李氏

傳云隴西成紀人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魏晉以前舊名今勘驗唐書地理志果如所說則宋祁等因襲舊文亦不足據惟李陽冰序稱涼武昭王屬之後謫居條支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顥序稱白本隴西乃因家於縣身旣生蜀云云則白爲蜀人具有確證二史所書皆非其實也陽冰序不言卷數新唐書藝文志則曰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編案宋敏求後序曰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

卷合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史又云雜著爲別集十卷然則草堂集原本十卷唐志以陽冰所編爲二十卷者殊失之不考今草堂集不傳樂史所編亦罕見此本乃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顥本又裒集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編爲一集曾鞏又考其先後而次第之爲三十卷首卷惟載諸序碑記二卷以下乃爲歌詩爲二十三卷雜著六卷流傳頗少善本尤稀近時吳縣繆曰芑始重刊之後有曰芑跋云得臨川晏民宋本重加校正較坊刻頗爲近古然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並題李翰

林集而此乃云太白全集未審爲宋本所改曰芑所改是則稍稍可疑耳據王琦註本是刻尙有考異一卷而坊間印本皆削去曰芑序目以贗宋本遂併考異而削之以其文已全載王琦本中今亦不更補錄焉

欽定四

庫全書
提要

岑參集十卷參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詞清尙用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尋常每篇絕筆人競傳諷至德中裴越薦杜甫等常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

郡齋讀書志

高常侍集十卷唐高適撰其集唐志作十卷通考又有
集外文一卷詩一卷此本從宋本影鈔內廊字闕筆避
甯宗嫌名當爲慶元以後之本凡詩八卷文二卷其集
外詩文則無之第十卷中有賀安祿山死表稱臣得河
南道及諸州牒皆言逆賊安祿山苦痛而死手足俱落
眼鼻殘壞則祿山竟以病死與史載李豬兒事迥異蓋
兵戈雲擾得諸傳聞之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賈至集十卷右唐賈至幼幾也天寶十年以明經擢第
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誥從幸西川當譔傳位冊旣進藁

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冊命爾又爲之兩朝大典出卿父子可謂繼美矣大厯中終散騎常侍

欽定四

庫全書
提要

常侍集李邯鄲淑家本二十卷蘇弁編次常仲孺爲序以墓銘序碑列於後今亡其半矣蘇子瞻嘗行呂惠卿責詞有元兇在位之語仇人乃曰史唯宋太子劭謂之元兇因誣其指斥殊不知曹子建責躬詩有曰元兇自率蓋自謂也今至制誥中除魏仲犀徐歸道詞亦以元兇指祿山豈獨劭爲元兇邪

郡齋讀書志

元子十卷猗玗子一卷文編十卷石唐元結次山也始
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洞稱猗玗子或稱浪士
漁者稱爲聲叟酒徒呼漫叟及官呼漫郎因以命其所
著結性耿介有憂道悶世之意逢天寶之亂或隱自謂
與聲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
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
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郡齋讀書志

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結事蹟具新唐書本傳所著
有元子十卷李商隱爲作序文編十卷李紆爲作序又

猗玗子一卷並見唐志今皆不傳所傳者惟此本而畫
名卷數皆不合蓋後人摭拾散佚而編之非其舊本觀
洪邁議所記二十國事如方國圓國言國相乳國無手
國無足國惡國忍國無鼻國觸國之類見於容齋隨筆
者此本皆無之則其佚篇多矣結性不諧俗亦往往迹
涉詭激初居商餘山自稱季及逃難猗玗洞稱猗玗子
又或稱浪士或稱聾叟或稱漫叟爲官或稱漫郎頗近
於古之狂然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戛
戛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和其春陵行稱其可

爲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
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愈以前毅
然自爲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皇甫湜嘗
題其浯溪中興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
指敘約結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
閒拔戟成一隊其品題亦頗近實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杜工部集二十卷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
可讀然開天以前文體大畧皆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
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

直齋書錄解題

宗元集三卷附錄元綱論一卷內丹九章經一卷唐吳筠撰筠字貞節華陰人隱于南陽天寶中召至京師請爲道士居嵩山復求還茅山東遊會稽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酬唱大厯中卒弟子私謚曰宗元先生新舊唐書皆載隱逸傳此本爲浙江鮑氏知不足齋所鈔末有跋云收入道藏中世無別本然文獻通考云吳筠宗元先生集十卷前有權德輿序列於別集諸人之次則當時非無傳本此跋題戊申歲不著年號疑作於通考前也卷首權德輿序稱太原王顏類遺文爲三十

卷後又有吳尊師傳亦德輿撰乃言文集二十卷均與
文獻通考稱十卷者不合考德輿序稱四百五十篇而
此本合詩賦論僅一百十九篇則非完書矣又舊書筠
本傳云魯中儒士也新書本傳云華州華陰人德輿序
稱華陰人而傳又云魯儒士序稱受正一法于馮尊師
上距陶宏景五傳傳又云受正一法於潘體元乃馮之
師亦相乖刺考舊書李白傳稱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
士吳筠隱于剡中而傳乃言祿山將亂求還茅山旣而
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與詩人李白孔巢父

詩篇酬和不知天寶亂後白已因永王璘事流夜郎矣
安能與筠同隱此傳殆出於依託序又稱筠卒於大厯
十三年後二十五歲乃序此集其年爲貞元十九年德
興於貞元十七年知禮部貢舉明年真拜侍郎故是年
作序系銜云禮部侍郎其文與史合而金丹九章經前
又載筠自序一篇題元和戊戌年作戊戌乃元和十三
年距所謂先生化去之年又隔四十年後且云元和年
遊淮西遇王師討蔡賊吳元濟避亂東岳遇李謫仙授
以內丹元章經殆似嚆語然則此序與傳同一僞撰矣

據新舊書皆有元綱三篇語則卷末所附元綱論三篇
自屬筠作至內丹九章經核之以序僞妄顯然以流傳
已久姑併錄之而辨其牴牾如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右唐獨孤及至之也爲文以立
憲誠世褻賢遇惡爲用長於論議唐實錄稱韓愈師其
爲文云集有李舟梁肅前後序末載崔祐甫碑誌

志

郡齋讀書志

獨孤常州集二十卷唐常州刺史洛陽獨孤及至之撰
其門人梁肅編集爲後序而李舟爲序於篇首且刻崔

祐甫所爲墓志其子曰郁字古風者亦有名韓退之志

其墓

直齋書錄解題

毘陵集二十卷唐獨孤及撰及字至之洛陽人官至司封郎中常州刺史卒謚曰憲事蹟具唐書本傳權德輿作及謚議稱其立言遺詞有古風格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皇甫湜諭業亦稱及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巖壑王士正香祖筆記則謂其序記尙沿唐習碑版敘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

粹畧已載之頗不以湜言爲然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
皆沿六朝之體經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舊
規元結與及始奮起湔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其後韓
柳繼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斯雕爲樸數子實居首
功唐實錄稱韓愈學獨孤及之文當必有據特風氣初
開明而未融耳士正於筆路藍縷之初責以制禮作樂
之事是未尙論其世也集爲其門人安定梁肅所編李
舟爲之序凡詩三卷文十七卷舊本久湮明吳寬自內
閣鈔出始傳於世其中如景皇帝配天議郭知運呂誼

等謚議皆粹然儒者之言非徒以詞采爲勝不止士正
所舉諸篇至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及
集士正一例稱之尤疎於考證矣又文苑英華載有及
賀赦二表代獨孤將軍讓魏州刺史表爲崔使君讓潤
州表代于京兆請停官侍親表唐文粹有招北客文凡
六篇集內皆無之案賀赦表所云誅翦大憝清復闕廷
及歸過罪已降去鴻名並德宗興元時事及沒於大厯
十二年已不及見招北客文文苑英華又以爲岑參之
作彼此錯互疑莫能詳今姑依舊本闕載焉

欽定四庫全

書提

要

張司業集八卷唐張籍撰籍字文昌和州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事蹟附載唐書韓愈傳中籍以樂府鳴一時其骨體實出王建上後人概稱張王未爲篤論韓愈稱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諒矣其文惟文苑英華載與韓愈二書餘不概見相其筆力亦在李翱皇甫湜間視李觀歐陽詹之有意剗彫亦爲勝之昌黎集有代籍上李浙東書稱以盲廢然集中祭退之詩稱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爲後事程則

愈沒之時籍猶執筆作字知其目疾已愈世傳盲廢者
非也其集爲張洎所編洎序稱自丙午至乙丑相次綴
輯得四百餘篇考丙午爲南唐李昇昇元元年當晉開
運三年乙丑爲宋乾德二年蓋洎搜葺二十年始成完
本亦云勤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張洎所編籍詩名木
鐸集凡十二卷近世湯中季庸以諸本校定爲張司業
集八卷刻之平江此本爲明萬厯中和州張尙儒與張
孝祥於湖集合刻者尙儒稱購得河中劉侍御本又參
以朱蘭嵎太史金陵刊本得詩四百四十九首并錄與

韓昌黎書二首訂爲八卷則已非張洎湯中之舊然其數不甚相遠似乎無所散佚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劉虞部集十卷唐虞部郎中劉商子夏撰武元衡爲之序集中有送弟歸懷州舊業序言高祖當武德經綸勳在王府案武德功臣有劉文靜宏基政會史皆有傳文靜之後誅絕宏基政會傳後無所攷未詳何人之後也

直齋書錄解題

梁補闕集二十卷唐右補闕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敬之撰崔恭爲之序首稱其從釋氏爲天台大師元浩之弟

子今案獨孤及集後序稱門下生頗述師承之意韓愈亦言其佐助陸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聞然則

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獨以爲師從釋氏者何哉

直齋書錄解題

李遐叔文集四卷唐李華撰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中遷監察御史徙右補闕安祿山反華爲賊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李峴表置幕府擢吏部員外郎以風痺去官卒新舊唐書俱載入文苑傳中舊唐書稱華有文集十卷獨孤及序則稱自監察以前十卷號爲前集其後二十卷爲中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九

古

集卷數頗不合馬端臨經籍考不列其目則南宋時原本已亡此本不知何人所編蓋取唐文粹文苑英華所載哀集類次而仍以及序冠之有篇次而無卷目今釐爲四卷著之於錄華遭逢危亂污辱賊庭晚而自傷每託之文章以見意如權皋銘云瀆而不滓瑜而不瑕元德秀銘云貞玉白華不緇不磷四皓銘云道不可屈南山採芝竦慕元風徘徊古祠其悔志可以想見然大節一虧萬事瓦裂天下不獨與之論心也至其文詞縣麗精彩煥發實可追配古之作者蕭穎士見所著含元殿

賦以爲在景福之上靈光之下雖友朋推挹之詞亦庶
幾乎近之矣集中原有廬坦之楊烈婦二傳檢勘其文
皆見於李翱集中當由誤採今並從刊削焉

欽定四庫全

書提要

華陽集三卷附顧非熊詩一卷唐顧況撰況字逋翁海
鹽人至德二年進士德宗時官秘書郎遷著作郎貶饒
州司戶參軍晚年退居茅山自號華陽真逸集有皇甫
湜序稱爲三十卷讀書志作二十卷書錄解題惟載其
詩集云本十五卷今止五卷其本今皆不傳此本乃明

萬厯中況裔孫名端哀其詩文成三卷末附況子非熊詩十餘首文苑英華唐文粹中尙有況詩四首非熊詩一首皆未收入尙未爲賅備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陸贄奏議十二卷贄在奉天曰下詔書數百初如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人情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上從之故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郡齋

讀書志

翰苑集二十二卷唐陸贄撰贄事蹟具唐書本傳案藝文志載贄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韋處厚纂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陸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膀子爲二集其目亦與史志相同惟晁公武讀書志所載乃祇有奏議十二卷且稱舊有膀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軾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賁諸集成此書與史志名目全不相合今考尤袤遂初堂書目所列實作翰苑集而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所見宋槧大字本二十二卷者亦作翰苑集則自南宋

以後已合議論表疏爲一集而總題以翰苑之名公武
所見乃元祐本恐非全冊而今世刊行贄集亦有題作
陸宣公奏議者則又沿讀書志而失之者也宋祁作贄
傳贊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
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盡用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
作獨取贄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司馬光作資治通鑑
尤重贄議論採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蘇軾亦乞以贄文
校正進讀蓋其文雖多出於一時匡救規切之語而於
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深切著明有足爲萬世龜

鑑者故歷代寶重焉贊尚有詩文別集十五卷久佚不
傳全唐詩所錄僅存試帖詩三首及語林所載逸句然
經世有用之言悉具是書其所以爲贊重者固不必在
雕章繪句之末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九終